

丁立梅 著

你的光影，
我的流年



丁立梅 著

你的光影，
我的流年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的光影，我的流年 / 丁立梅著. —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
2014. 3

ISBN 978-7-5108-2805-8

I. ①你… II. ①丁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47434号

你的光影，我的流年

作 者 丁立梅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宪华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70毫米×1280毫米 32开
印 张 7.5
字 数 135千字
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
印 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2805-8
定 价 28.00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序

陌上花开蝴蝶飞，江山犹似昔人非。

我爸是个有故事的人。

我们每个人，其实都是有故事的人。

但我爸觉得，他的故事有些独特，有独一无二的意义。

我们每个人，又何尝不是独特的，各有各的悲欢离合。

但我爸还是坚定地认为，他的人生是真的不一样。他跟我说，他要写部自传。

这话我已听过不下二十遍了。早在他还没有长出很多的皱纹，黑发还远远多于白发时，他就有过这样的雄心，他说，等他老了，他就写一部书，把他的故事全写出来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当时老家小屋的门前，长着两棵银杏树，银杏树的叶子真是密且漂亮，每一片，都当得了花来赏。那些叶子的影子，投射在我爸的脸上，我爸的脸，像鱼在水里面晃，生动得不得了。

也只是一下子，时间的滑轮，已滑过十万八千里去了。

从前的一个大家庭，只剩下我爸我妈守着，风吹过无遮挡的屋前，有空旷寥落的况味。我爸没忘记当初对自己的约定，他要写部自传。我回老家看望他和我妈，他站在一圈橙红的夕照里，再次对我这么说时，我看了看他，点点头。——他的发已全白了。他的面色有些浮肿。他的眼神不好使了。他的腰椎间盘突出，折磨得他常常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。他的手也抖得厉害，有时都捧不住饭碗了。

——我知道，他这辈子也写不成他的自传了。

人，总是要老，这规律不可逆，你也无法逆。虽明知这是自然而然的事，就像花开了要落，叶绿了要枯，但心里，难免还是生了凄楚。

我也是有故事的，我不要等到我爸这般年纪再写。人生有太多无法预知的，灾难，疾病，死亡，哪一样都能让人在瞬间粉身碎骨。即便能顺利地活到老，也还有老年痴呆呢。我怕到时我得了健忘症，把我从前的记忆，删除得一干二净。

我要趁我还有力气的时候，与它们来一次相逢。

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，蛰伏在家里。像冬眠的虫似的，我睡在我的小光阴里。我睡得又踏实又安稳。我听到一些小光阴，像只可爱的小黑猫，蹑着脚，轻轻走过我的梦境。它又多

像佛祖手里的念珠，散落在岁月的长河里。数着数着，这人生也就走过来了。

路过的你，会捡起哪一串呢？它无关英雄美人，江山社稷，它只是人间的小欢小喜，小温小暖，小情小爱，小悲小伤，只管把那一段一段的尘世小烟火，过成最扎实的庸常。

我唯愿捡拾起它的你，是愉悦的，美好的。

目 录

陌上花开蝴蝶飞

渡口 / 002

小友谊之云篇 / 014

小友谊之兰篇 / 024

猫有九条命 / 032

陌上花开蝴蝶飞 / 039

做了一回小贼 / 047

桃花红

猪崽事件 / 054

桃花红 / 060

大屯子 / 066

夏之殇 / 073

七仙女 / 082

凤求凰 / 088

浮生一梦

浮生一梦 / 098

两个女人的战争 / 112

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 / 129

愿得一心人 / 141

谁为她唱一曲骊歌 / 150

少年事

我想长发飘飘 / 162

跳舞多好 / 171

想做他家的女儿 / 179

裙子、围巾和窗帘 / 186

少年事 / 195

清欢

清欢 / 204

烟火流年 / 212

女巫 / 219

过年 / 225

第二辑

陌上花开蝴蝶飞

陌上花开蝴蝶飞，江山犹似昔人非。还是
趁我尚有记忆的时候，让我在记忆里打捞
一把吧，以慰相思。

渡口

是那样万般无奈的凝视

渡口旁找不到

一朵可以相送的花

就把祝福别在襟上吧

而明日

明日又隔天涯

这是席慕容当年的诗《渡口》中的一段。曾经的风靡，是不消说的，大凡有点儿文艺细胞的少男少女，无不把它抄摘在笔记本上，时时默诵，默诵得一颗心，莫名地忧伤得很了。仿佛已幻化成渡口边告别的那一个，一转身就成背影，从此后，山高水长，天涯无边。

少年的心，是脆弱且敏感的，如三月里初生的芽，踮着脚尖，拼命地朝着春风里长。

我呢，我是什么时候遇见它的？忘了。初见它的那种震撼

之感，却深刻着。我只粗略地看一眼，便像被魔咒镇住了似的，一时半会动弹不了，只管傻傻地发呆。

现在，我愿意把它铺排成冬天，我也不过十三四岁的年纪，坐在教室里听课，听着听着，就走神了，脑子里回响着刚刚在同桌的本子上看到的这一段诗。同桌是个黑瘦的姑娘，成绩平平，平日里寡言，只闷头做她的事，与我的关系不疏也不密。她拥有了这首诗，委实让我吃惊不小，一时间看她，竟是温婉和睦的，与往日里有了大大的不同。

那一天，我一直试图找些话题，与她亲近，直到她厌烦了。后来，我把那首诗借来，一字一字，抄到了我的语文课本上。渡口，渡口，我一边听课，一边在心里念着。教室外的梧桐树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，扛着一大把碎碎的阳光。有鸟飞过，或者没有。天空干净得像块晒干的白棉布。这样的萧条，是极配这首诗的。

我的渡口，其实是天晴日暖万物葱茏的。

这得让我从吾村谈起。

吾村有个很励志的名字，叫勤丰，那意思是唯有辛勤劳动，才能收获丰成。这名字的确很配它，吾村从当初的一无所所有，到后来的物产丰饶，靠的就是勤劳。

吾村地处苏北沿海，二三四百年前，此处还是汪洋一片。随着海水东移，裸露出大片陆地，荒草丛生，飞鸟走禽出没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，国家号召拓荒垦地，堤西的人家被一批一批，

迁移到这片荒地来。我爷爷我奶奶也提着家当，拖儿带女，从他们繁蔗的丁家庄，徒步几十里，来此搭棚建窝。可怜我奶奶做了多年的大家小姐，一入荒地，就像掉进一口枯井里，上不得，下不得，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。她后来屡屡跟我们忆起垦荒这一段，说她天不亮就起来割草，割一担草，才换到一两米面。她割啊割啊，手上全被刀划破，找不到一块完好的皮肤。虫子也来欺负她，蛇也来欺负她，头上还有毒太阳照着，身上的衣服没有一根纱丝是干的，身前身后，都是比人高的草啊，她以为她会死掉。可家里还有那么多张嘴在等着要吃饭哪。我死也死不得，我奶奶摇头叹。岁月的阴影，凝聚成她脸上痛苦的褶皱。

一块一块的荒地被开垦，路有了，河有了，庄稼稠密，邻里鸡犬相闻。吾村规模渐成，始称勤丰村大队，下设八个分队，我家被划到四队。一条红旗河，浩浩荡荡由西向东，把四队拦腰截成两半，一半在河南岸，一半在河北岸。我家当时住在河北岸，一个土墩子上的独门独院，三间草房坐北朝南算是正房，旁边搭一棚屋，砌了锅灶，用作厨房。屋子周围遍植木槿，形成天然的院落。屋前长棵歪脖子枣树，是我三娘娘（吾乡人称“姑姑”为“娘娘”）做姑娘时栽的，甜了很多孩子的童年。屋后长着墨绿的竹子，无人管它，一年一年的，它竟葳蕤成一大片竹园，在吾村及方圆几十里的地方，成了一大特色。我三岁时一次走失，在陌生地正哭得声嘶力竭之际，忽有好心的妇人，蹲下身子很和气地问我：“小丫头呀，你是哪家的伢儿呀？”我知道这

么回答：“我是长竹子那家的。”妇人恍然大悟，直起身子，双掌很响亮地一击拍，对旁边站着看热闹的人说：“原来是四队志煜家的呀。”志煜是我爸的名。结果，我被人顺利护送到家。

我家的邻居不多。后面隔两节田远，有一户姓谢的，户主人称谢四，据说是扛过枪当过红军打过仗的。这个据说，没有得到证实过。我两三岁看他时，他就是小老头一个。我一二十岁看他时，他还是小老头一个。几十年的光景里，他就一直那么苍老着。他们家齐刷刷三个儿子，都长得人高马大的，却游手好闲着。有时在外吹嘘他爹的光荣史，听的人一脸晒笑，掉过头去，从鼻孔里“嗤”一声。

他们家在村里很不受欢迎，与我家关系也冷淡，素无往来。我奶奶那样一个随和的人，有次也跟人说，这家人太蛮了（吾乡人说人不讲理，称为蛮），蛮得像喽喽藤。喽喽藤是吾乡一种难缠的野生植物，只要落地生根，它就到处乱缠乱牵，剪不掉，理还乱。我奶奶用这个比喻来形容这家人，可见得她是深受过其害的。

我却无甚印象，也没见他们家做过什么坏事，顶多是看到谢四老婆，凌厉地挥着一根长竹竿，赶我家跑过去的鸡，追得又急又狠。鸡慌不择路，鸡毛乱飞。

我家与他们家做了一些年的邻居，在我六岁那年，我家搬了，搬到红旗河南岸，与他们家隔了一条河，更无往来。但一个村

子住着，彼此的消息是顺风飘的，谢四的三个儿子都打了光棍。谢四有一天夜里，觉睡得好好的，死在了床上。那时，我已大学毕业，在外工作，家对我来说，已成老家，我回老家少了。一次节假日回去，我妈很兴奋地告诉我，谢四家捡到一个伢儿了。

是个女婴，被人用篮子装着，挂在他家屋檐下。谢四老婆早起发现，喜出望外，她对前来看热闹的人说：“这下子，我们老谢四家有后了。”大家尽释前嫌，都替他们家欢喜，有人送来摇篮，有人送来小孩的衣服奶瓶尿布，那孩子就此姓了谢。

我妈怂恿我去看看，说那伢儿长得可好看了，白白胖胖的。我经不住我妈的怂恿，真的让我妈领着，过了河跑过去看。沿路不断有人跟了来，渐渐跟成一支小队伍。我们这支小队伍抵到谢四家门口，谢四老婆闻风出来迎接。她看上去老得很了，曾经的凌厉不见，现出和善的样子。见着我，很是欢喜，牵着我的手，一直把我牵到摇篮边。“你看，好玩吧？”她盯着摇篮里的小女婴，满是爱怜地说。小女婴醒着，不哭，不闹，脸庞饱满，眼珠子漆黑，吮着小手指，咿咿呀呀的，如颗莹润的珍珠。那天我应该说了一些赞美的话的，更多的却是难过，为这个幼小的被遗弃的生命。

谢四的三个儿子都做了这女娃的爸。大爸二爸三爸，长大了的女娃这么叫。小女娃十岁那年，她的亲生父母寻了来，当年，为了生个儿子，他们把她狠心送掉。后来，儿子有了，家业兴旺，他们很想找回这个送人的女儿。小女娃拿着笤帚追着她的亲生父母打，跺着脚哭着骂着，死也不肯跟着回去。关于这一

段，我妈形容给我听时，说得活灵活现的。

不几年，谢四老婆得病死了。紧接着，三个儿子中的两个，一个得病死了，一个出车祸死了，剩下一个老二，带了这个女娃。女娃也没上过学念过书，成天趿着双鞋，蓬头垢面的，在村子里无所事事。有人逗她：“给你说个婆家好不好？”女娃摇头：“不，我要跟我二爸。”村里人再说起她，都一脸不着边际的笑，笑得又暧昧又意味深远。

我前面提到过，一条红旗河，把我们队分成两半。那些年，河上少有桥，要过桥，得绕很远的路，往东，跑到通榆村去；往西，跑到砖桥村去。谁有那闲工夫绕路呢！我们队两岸交通，便都靠渡船，这就有了渡口。

说是渡口，其实简易得很，就是人工凿出泥阶，一直下到水边，水边竖一根木头桩，系船绳用的。河这边有一个，相对应的，河那边也有一个。遇着下雨天，那泥阶儿打滑塌陷，队上就派人用草木灰铺上。渡船是条水泥船，船两头各系一根长长的粗绳索，分别扣在两头的木头桩上。船平素也无人照管，任它自由泊着，谁要是想过河去，就下到水边，拖住这边的绳索，慢慢往这边牵，船就跟着过来了。人上船，蹲到船那头去，拖住那头的绳索，慢慢往身边牵，船就行起来了，绳索牵到头，船也就到对岸了。

我三岁的时候，就能娴熟地如此过河，在这条红旗河上来去

自如。我忆不起我当初怎么会这个的，而且一次也没掉到水里去，它相当于本能。生活里总埋藏着许多本能的东西，无师自通。

也是在这一年，我大弟出生了。我妈和我奶奶素来不和，这次不知交了什么恶，我奶奶丢下在坐月子的我妈，赌气搬到红旗河南岸来，用黄泥抹了两间窝棚，暂且住着。我记不清是跟了我奶奶，还是跟了我妈了。只记得那段日子，我落了单，总是一个人在路上晃，晃着晃着，就到渡口了，有时在南岸渡口，有时在北岸渡口。

一个孩子的世界是没有寂寞的，或者是不懂得寂寞，反正三岁的我，是不知道寂寞的滋味的，我一个人玩得很好。河边草多花多，我掐把草，能玩上大半天。掐把花，又能玩上大半天。河里鱼多虾多。那是真的多，你蹲在水边，就能看到无数条小鱼，在水里吹着泡泡。把脚伸进水里，它们会轻咬你的脚指头，痒痒的，很有趣儿。有大人路过，看见我就当没看见，把我当做河边的一棵草，一朵小野花，他们有他们要忙的。也偶尔的，他们会停一停，吓唬我：“二丫头（我在家排行老二），当心别掉水里去，水里面有老鬼，专门吃小孩。”

我并不害怕，晴天暖日的，怕什么呢？那么好的太阳，晒得我快化了。我想我妈了，更确切地说，是记挂着她床边那些吃的——馓子和脆饼。我妈坐月子，一些亲戚来看望，会送上几斤馓子几斤脆饼，外加一包红糖。吾乡人送月子礼，都是这样的。我真馋那些馓子和脆饼，油汪汪的，我妈一次只肯拿一点给我和

我姐。我一会儿就吃完了，我姐也是，我们贪恋地看着沾在手上的油，在大太阳下，手指儿闪闪亮。我把小指头放在嘴里吮，小指头也是香的。

我爬上渡船过河去。有时有大人也过河，顺便把我提上船，像提一只猪草篮子。有时没有，我就自己爬，再伏到船那头拉绳子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真吃惊于那时的能干，或者叫无知者无畏，现在看到船泊在河里，如果没有人帮衬着，我是万万不敢上去的。纵使战战兢兢上了船，也是头晕得厉害，何况还要自己拉着船走。一个三岁的小女孩，简直像条女汉子。

我过了河，撒开脚丫就朝我妈奔去。渡口离我家还有二三里路，得越过好几块农田，还要翻过两条浅沟。沟边芦苇杂草蓬勃，麻雀或斑鸠在里面做窝。我们小孩经常在里面捡到鸟蛋，欢天喜地拿回家去。我奶奶说，吃了鸟蛋脸上会生雀斑的。小孩才不管雀斑不雀斑的，只管那口美味。我吃过不少的鸟蛋，其他孩子也都吃过。

我奔跑的脚步会因此停下来，在芦苇丛中翻找一通，看看有没有鸟蛋。大多数时候是没有的，鸟不会像鸡一样天生蛋，真叫人失望。我这么跑着走着，也就到家了。推开半掩的大门，走进房内，我妈多半倚在床上，头上扎着条头巾，像生了病似的，怀里抱着个会哭的小东西。房间的木格窗用塑料纸蒙着，房间幽暗。我妈的脸，也是幽暗的。我站在床边，朝我妈伸了小手，说：“妈，我饿，我要吃。”我妈没好气地说：“去去去，